

## 文化只眼

## 呵护乡村孩子的诗心

张鹏禹

“大树说：/我是大力士，/我能撑起整片蓝天。/我倒立着说：/你瞧，我能撑起整个大地！”这首名为《谁是大力士》的诗，出自一位乡村孩子之手，2010年出生的她现在是湖南资兴市兴宁镇坪石完小的一名学生。当这首诗与其他乡村孩子的作品一同刊登在《诗刊》杂志上时，不少读者深受感动，纷纷留言“孩子的心灵最能触动人心”“真情、真诚，永远最动人！”“童心写在了天空和大地上”。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乡村孩子的诗在互联网上流传，有的从乡村物象抓取诗意，如岳金福的《云》；有的表达哲理智慧，如涵涵的《河里的心事》；有的传递对亲人的思念与人生感悟，如樊嘉的《我的宇航员爸爸》。相对于矫揉造作、玩弄形式技巧或套路化的写作，这些诗虽然水平参差，但都是乡村孩子发自内心的之作，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特质。它们以纯真质朴的情感和充满泥土芬芳的语言让人们感到一种诗意，也难怪不少原本对诗歌“无感”的人读后都表示深受感动。大家一方面惊叹于乡村孩子惊人的文学表现力和创造力，一方面希望更多力量参与其中，呵护乡村孩子的诗心，让孩子们与诗为伴，快乐成长。

呵护乡村孩子的诗心，需要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让他们在阅读、作诗中感受到文学给予人的丰富滋养。中国作协和各地方作协发挥公共文学服务的职能，通过诗人进校园、乡村学生与诗人结对等形式让孩子们走近诗歌；“是光诗歌”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为全国1000多所乡村中小学生的10万名孩子，带去了人生第一堂诗歌课；“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老师为乡村孩子播种诗歌的种子……孩子们的创作热情被点燃，成长之路亦被点亮。

呵护乡村孩子的诗心，需要引导他们如何更好地表达。《毛诗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情感的艺术。引导乡村孩子如何作诗，不是为了培养小天才或者小诗人，而是希望他们通过诗歌接受情感教育、审美教育、文化教育。对于乡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而言，他们和成人一样，有生活的困惑和苦恼，而诗歌可以成为他们寻找情感寄托、表达内心渴望的方式。

呵护乡村孩子的诗心，需要让孩子们在写诗的过程中有获得感。不少面向少儿作者的文学期刊和网络平台通过开设“00后”“校园”等栏目选登乡村孩子的诗作，鼓励创作；一些企业还通过“大山诗歌瓶”活动征集作品，将乡村孩子的诗作印在产品包装上，让他们的作品广泛流传；一些少儿诗歌节、儿童诗歌赛也有针对性地向乡村孩子，吸引他们参加……这些举措让乡村孩子们渴望有人分享、有人肯定自己创作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我们被乡村孩子充满童心的鲜活诗作感染的同时，也应加大力度关心、支持、呵护乡村孩子的创作，让诗伴随他们身旁。

## 读《风云初记》忆孙犁

宋曙光

## 经典回放

《风云初记》是孙犁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它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高、吴、田、蒋四姓五家的生活史，细致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小说从“七七事变”展开故事，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小说因行云流水、明丽天然的语言，被誉为“诗化小说”的经典。《风云初记》1951年至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分集出版，1963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齐。

我读孙犁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孙犁先生是我的编辑前辈，读他的作品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无论是初读、重读，还是再读，每一次都会生发不同的感受。

孙犁的早期作品，多是孕自战火硝烟中，经受过血与火的检验，是对时代风云、历史大潮的真实再现和描摹。我读孙犁之初，将他所有的作品都视为范本，最早读过的是短篇小说《荷花淀》，其后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再便是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前两者都是完整的阅读，而《风云初记》却是先从报纸上断断续续读到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做编辑，时常要到资料室去翻《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合订本，从1949年创刊号开始，逐天、逐月、逐年地翻，就为看每周一期的“文艺周刊”，看版面、看编排，看作家和作品，其实是在看由郭小川、方纪和孙犁等创办的这块文艺园地的风格与品位，看选择优秀作品的眼光，看编辑前辈们的文学涵养。在翻阅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孙犁的署名，是《风云初记》。这才知道，它是先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连载的。这一发现让我高兴了好多天，以后就经常到资料室去翻合订本。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留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诗意的，从人物到故事都张扬着战斗的激情，也因为是以连载形式出现，每一节的结尾都充满悬念。

1949年，伴随天津解放的炮火，孙犁进城参与创办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此时，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较之动荡年代，在进入天津之后算是安顿下来，他的心中开始汹涌创作的欲望，人物和故事时时浮现在眼前，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冀中平原军民抗战的英勇场景聚集在笔端，一直酝酿在孙犁心头。想写一部较长的小说的想法，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他要展现在党领导下的家乡军民的爱国热忱，让那些献出热血，甚至生命的善良而可爱的人物，永生在时代的风云里。他把小说发表在《天津日报》上，随写随发，小说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孙犁笔下流淌开来。

《风云初记》从1950年9月22日开始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连载，至1951年9月9日，连载完第一集、第二集后暂停，历时一年。1953年7月9日，开



《风云初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始连载第三集断片（1—5）。1956年7月5日，继续连载时，题目改为《家乡的土地——〈风云初记〉三集断片（6—10）》。至此，这部小说在《天津日报》共连载了32次、约计20万字，是小说的绝大部分，如此密集的连载频率、每期几千字的篇幅，立即引起读者的喜爱和出版社的关注。1951年、1953年、1955年……在全书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出版了《风云初记》第一集、第二集等单行本。1956年，孙犁感到身体不适，暂停写作。1962年春季，他病稍好便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作为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孙犁对它的创作、出版付出了颇多心血。他曾在《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中说：“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刻不容缓，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过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孙犁想要表现的民族精神和中国人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信心，被他用小说的笔法写进了《风云初记》中。

《风云初记》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冀中平原滹沱河两岸。1927年，在一个名为五龙堂的村子，曾发生过一次农民暴动，主持这次暴动的是高四海和他18岁的儿子高庆山。暴动失败后，高庆山负伤，被迫和一起参加暴动的中学生高翔，离开了故乡。但革命的种子却从此埋在了这片土地上，积蓄着喷薄欲出的能量。10年后，1937年秋天，日军侵占华北，高翔、高庆山遵循党的指示，在人民水深火热之时回到家乡。他们动员群众，组织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将人民的抗日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孙犁在《文字生涯》中说：“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力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小说中，他深情地描绘了滹沱河水的涛声、亲人的呐喊、抗击侵略者的枪声，塑造出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长工芒种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人民战士；勤劳、善良、勇敢的农村女孩春儿在革命时期迅速成长，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学生李佩铮挣脱封建家庭的束

缚投身革命，从地主的儿媳、乡绅的女儿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直到读全了《风云初记》，多年来萦绕在心中的小说情节、人物命运，终于有了最终的结局，我甚至羡慕过芒种、春儿生活的时代，向往那片乡音醇厚的土地。现在，他们不是依然青春吗？他们为之战斗过的生活，留在了历史的画卷里，他们的爱情是永恒的美，养育他们的乡土生长着未来，永远响彻着时代的足音。

回想几十年前，我从报纸上初读《风云初记》时的情景，心中仍有热流涌动，那是《天津日报》首次刊发小说连载，并标明连载字样，这种在正版权面上连载作品的做法极具胆识，足见报社对孙犁这部小说的关注和重视。每期连载，还由美术组编辑、画家林浦配有插图。这组黑白插图，是林浦对小说的再创作，画面朴拙，韵味无穷，文与图相得益彰。可惜的是，这组珍贵的插图原作和孙犁用毛笔竖写在稿纸上的《风云初记》手稿后来都遗失了。

记忆是可以永存的。尽管当年的报纸已发黄、变脆，但那铅字竖排的版式、仍在发散着的淡淡墨香，有着一一种让人动情的力量。这是报人独有的嗅觉和敏感，那些旧报纸发出的窸窣窣的声音，让我穿越时空，重回那激昂岁月，仿佛看到了当年只有30多岁的孙犁，满怀对家乡人民的挚爱深情，日夜赶写他最喜爱的抗日小说。他要在作品中，写出故乡亲人的爱与恨，把他们真实的生活记录下来，以此反映那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他的愿望实现了。

自孙犁去世，每到他的诞辰、忌日，我们都会在副刊版面上，组织、刊发一些怀念性文章。再次品读《风云初记》这部熟悉的作品，眼前又出现了孙犁先生的身影，他的笑声还是那样爽朗、洪亮，带着清新的乡土韵味。恍惚间，他端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在送给我的新书上题签……

时间过得这样快吗？然而真正的作家是不害怕时间的，因为他可以因作品而永恒。（作者系天津日报文化专刊中心原负责人）



## 红色经典展回顾文学百年

本报记者 张鹏禹文/图

步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大厅，醒目的红色展板上印着“迎着新生的太阳”几个大字，展板前方是标志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征程的数字“1921—2021”。几位观众不时在展板前合影留念。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迎着新生的太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大展”（下称“展览”）开展，展览以时间为线索，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精选89件红色经典手稿与初版本进行展示，这些饱含鲜血和热泪的作品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几代中国人，彰显了人民至上、矢志兴邦、敢于斗争、不惧牺牲的崇高精神。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话出自鲁迅的《故乡》，刊载于《新青年》1921年9卷1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在推动文学革命，促进国民觉醒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展览第一部分“1921年——时代的声音”以鲁迅的作品为开端，展出的第一件展品是1921年的《新青年》杂志。随后，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展现了五四一代作家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和对祖国独立富强的殷切盼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左联五烈士”英勇不屈，他们以笔为旗，用散文和诗歌与黑暗的时代做着坚决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革命烈士的照片与代表作品中的片段。作为新文学的重要成就，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艾芜的《我爱这土地》、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作品的相关手稿、书籍依次映入眼，一件件展品镌刻着作家的热血、激情与体温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情感。《黄河大合唱》《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等解放区文艺精品则突出呈现了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的别开生面与斗志昂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学气象焕然一新。胡风、聂绀弩、臧克家、何其芳等人用诗歌热情讴歌党、祖国与人民，留下了一行行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展览第二部分《开国大典》油画旁，他们的诗作片段逐一呈现，让观众感受到其中的蓬勃力量。同时展出的“第一次文代会”的照片和资料汇编等展品让人们借此回望新中国文学的新起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反映党领导人民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为当代文学留下了传颂不息的经典，《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等作品的初版本和手稿以及巍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贺敬之的诗歌《雷锋之歌》等作品，彰显着红色经典的永恒魅力。

伴随着王蒙的《春之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展览的第三部分登场，从新时期文学一直延伸至当下。“我们要的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这才是人民根

本的和长远的利益所在。眼下不过是开场，好戏还在后头呢！”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改革文学”之先声，展现了人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愿望。激励了一代代青年奋斗的《平凡的世界》，让人们感受到路遥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这一部分还展出了周克芹、张洁、舒婷等人的作品，展现出新时期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特质。“新时代·新征程”板块则以手稿展示和视频的形式聚焦“百年路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成果，呈现作家、诗人们讴歌人民、讴歌新时代的精品。

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人员王雪介绍说：“此次展览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资源为基础，选取100年来中国文学史上涌现的抒发现代先声、引领时代前行的经典文学作品，以线下展览、云展览、云观展等多元化形式呈现，力图以文学视角展现党领导人民走过的百年征程。”

据悉，“迎着新生的太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大展”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日。

## 以姑苏风韵 谱写时代强音

本报记者 郑娜



指挥家朱元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演奏决赛入围作品。苏州交响乐团供图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次比赛依然收到了来自14个国家与地区的74份参赛作品，数量较多，反映出苏州的文化魅力，也说明苏州交响乐团在国内影响力日渐扩大。

“苏州金鸡湖作曲比赛在促进青年作曲家的成长和专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年轻作曲家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创作的作品没有演奏的机会，无法借此调整自己的创作理念、艺术构想。”徐孟东说。

除了为年轻作曲家提供平台，本届金鸡湖作曲比赛在国内知名音乐学院、国有乐团中邀请到14位作曲家进行主题创作。苏州交响乐团团长陈光宪说：“我们希望青年作曲家能与成熟作曲家相结合，从而产生出更多原创作品。”

首轮7部委约作品已于日前完成世界首演，包括李博禅《江花红胜火》、田田《历程的献词》、张大龙《记忆——为单簧管与管弦乐队而作》、魏巍《乡情》、徐可《姑苏忆》、尹明五《咏梅》、权吉浩《苏州印象·评弹》。作曲家从苏州的文化历史脉络、革命事迹、民间音乐元素中获得灵感，吸收营养，最终完成了创作。

“这次委约作品中融入了很多江南文化元素，如评弹、江南民歌等，对交响乐创作来说具有积极意义。”陈光宪认为。

据了解，第二轮委约作品音乐会将于9月18日在苏州举行，届时观众将聆听到另外7位作曲家以建党百年和江南文化为主题创作的全新作品。

2021第二届苏州金鸡湖作曲比赛决赛获奖名单日前在苏州揭晓，决赛作品世界首演同期举行。来自中国的文子洋凭借作品《望川VI.姑苏》获得了本届比赛一等奖。来自中国和智利的刘欢、马里奥·奥雅纳德尔以《狮子林》和《天空之境》分获二、三等奖。中国的刘健、竺天威、胡一轩凭借《鼓铮III》《四美图》《独歌——为钢琴与管弦乐队而作》获优秀奖。

2021第二届苏州金鸡湖作曲比赛由苏州工业园区宣传和统战部指导，苏州交响乐团等主办，以建党百年以及江南文化为创作主题，要求参赛选手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展现新颖的创作思路及丰富的音乐语汇，体现时代精神及苏州地方文化特色。在建党百年之际，用姑苏风韵谱写出时代强音。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苏州金鸡湖作曲比赛评委会主席徐孟东介绍，虽然受到

「迎着新生的太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大展」第一部分「1921——时代的声音」展厅现场。